

心灵漫笔

村庄往事

■王俊强

回忆像一条弯弯曲曲的河流。它流过匆匆岁月，穿越沧桑，最终涌向了以前的村庄。

村前池塘里的水是那么清澈。水面上的蝌蚪像蜘蛛一样叉开细腿，在水面上一会儿游到这里，一会儿又游到那里。水下面的鱼儿自由地游来游去，就像农人于农闲时节在大街上悠闲地转上几大圈，遇到熟人也会这么天南海北地扯上一大通。夏日里，坑塘的浅滩处，几个男孩子光着上身使劲地扒着青泥，旁边的玻璃瓶中已经快装满了泥鳅。看来，晚上可以享用一顿鲜美的泥鳅汤了。池塘旁边有一棵弯腰老柳树，枝条几乎要插到池塘的水面上了，此时的叶子显得格外翠绿。顽皮的孩子总是站在柳树枝干的中央，把那里当成跳板。他们或正对水面跳下去，也会背朝水面跳下去，跳得好的、有技术含量的，大家都会对他投去羡慕的目光；也有不景气但跳得一塌糊涂的会惹来一番嘲笑，还会被戏谑为“水菜瓜”。

几乎所有的家庭都养有牛、羊、猪、鸡。牛、羊是一定要拴起来或圈起来养的，猪却总是大摇大摆地行走在街上，有时也会跑到村庄边上的庄稼地里吃别人的庄稼。初冬，雾色朦胧，一大早村上就有老头老太捧着篮子去拾动物的粪便。那时，家家户户几乎都挖有粪坑，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再用牛车拉到自己家地里为庄稼施肥。

傍晚，换蒸馍的、打火烧的、卖热豆腐的吆喝声此起彼伏。王奶奶端着一瓢麦子去换了一小筐白白净净的馒头；张大爷掏出一些零钱为自己的几个孙子买了火烧，一人一个。孩子们边吃边玩，张大爷在后面不断地叮嘱他们慢点儿跑、别呛着；几个刚放学的中学生围着豆腐摊儿、蘸着辣椒酱津津有味地吃着热豆腐……

儿时记忆

■贾广辉

我的老家在郾城颍河边的一个村庄，名为大同村。村里同姓居多，只有我们队特殊，姓贾。我们队有四五十户人家，听老一辈人说，我们贾姓是外来户，是明初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其中的一部分。当时我们的先祖走到这里，看到土地肥沃，前面又有一条自西向东的河流，条件很是不错，于是便扎根于此。

儿时最深的记忆是玩。弹玻璃球、摔面包、玩泥巴、掏鸟窝、逮知了。那时候的玩真是快乐啊！上学路上，我们三五成群，边走边踢着空瓶子、土坷垃，特别要好的两三个是必定搂着脖子边走边说的，路上碰到其他村的同学要再玩一会儿。到学校门口了还要玩儿会儿，不到打预备铃是坚决不进校门的。课间十分钟也要玩。校园不大，男同学是你追我赶、嬉笑打闹，女同学是踢毽子、跳跳皮筋，整个校园是充满笑声的。放学之后，回家第一件事不是写作业，而是放下书包就跑到家门外找伙伴玩去了，一直玩到夕阳西下，村子里到处传来大人喊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才回家。

那时候村里坑塘的水是满满的、清清的。水是从前面颍河流过来的，颍河水养育了家乡人。村子里大大小小的沟渠相当多，南北流向的河流和东西贯穿的河流常年是流动的。特别是夏天，雨水特别多，下雨天给我们这些半大孩

灶台边

■石俊峰

我的童年是跟着爷爷奶奶度过的。那时，爷爷是一名会计，平时不苟言笑，见了我是例外。奶奶是一名纺织女工，经常是蓝色的斜襟褂子，留着利落的短发，从来都是干干净净的样子。关于爷爷奶奶的记忆，大都发生在灶台边。

爷爷奶奶家住一条巷子的尽头，是个不大的院子，三间正房坐北朝南，东边单独有一间小屋，做厨房用。里面有一只小小的煤球炉，做饭之余常放一壶水壶保温。我每每在外疯玩一通，汗水和灰尘把脸弄成了小花猫，就会被奶奶首先拉进厨房在灶台旁洗干净。冬天下雪的时候，灶台一角的小椅子就是我的“王座”。火上的大米粥“咕嘟咕嘟”地冒着泡，馋得我口水都快流到锅里了。

后来，爷爷奶奶搬进了家属院，每户两间房，有一个小小的院子。进门处是厨房和堆放杂物的地方，灶台变成了砖砌的蜂窝煤灶，贴着白瓷片。那时候的我总坐在灶台下三五除二地吃完饭，然后拿起不知从哪儿捡来的树枝当作“神枪”，和小朋友打闹起来。

村里有人家盖新房，村人几乎都来帮忙，女人蹲在地上刮砖，男人顺着地基开始打夯。他们嘴里喊着口号，把地基夯得十分光滑、坚固。中午，主人做一锅大锅菜，菜少肉多，让干活儿的人吃饱吃好，以便下午产生更多的劳动效能。谁家大人有事了，就把正在村里上小学的孩子托付给邻居——邻居中午做饭时会把平时不舍得吃的鸡蛋拿出来给孩子做鸡蛋面，等孩子吃完又几次三番地问他吃饱了没有，有时还要掀开孩子的衣服看看肚子鼓不鼓，这才放心让孩子去上学。

农人都喜欢种菜。他们会选一块菜地种上不同的蔬菜。通常，男人把地整出来，女人把菜种上。有时他们也会多下一些菜苗，这样邻居就都有种的了——不要都不行，他们硬往你手里塞，嘴里还说：“自己种一些就不稀罕别人的了。这青菜在城里贵着呢！”等菜长成，谁家来串门，主人就会分给他们一些，礼轻情意重不是？

村人总是喜欢把日子过得热闹一些，无论男的女的，总是喜欢聚在一起，谈谈东家、说说西家，偶尔还会阐明自己的观点。于是，也有些人不同意前面一个人的观点，两人就会抬杠抬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等周围的人群陆续散去，他们之间的“斗争”戛然而止，但第二天见面后仍然热情地打招呼，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

村里的人似乎有永远说不完的话题。天暖的时候，不论中午还是下午，他们端着饭碗蹲在村子中间的那棵大槐树下面，说好几句话才吃一口饭，有时一碗饭竟然要吃半个小时；天冷时，他们会端着饭碗去串门子，好像他们吃的不是实实在在的粮食饭，而是一种精神食粮。

多少年了，出门在外的我依然怀念村庄上空那缕缕的炊烟，依然怀念儿时在老家的一切。

子带来了快乐——我们三五成群地到河沟边逮鱼。鱼是真的多。大人是用渔网、罾、粘网等工具；孩子用的工具简单多了，纱窗围成兜，粗铁丝弯成几个圈儿，把手用根竹竿、木棍即可。在河沟旁边挖个坐的地方，把水渠一边用杂草、木棍、泥土围堵，另一边就撑开渔网坐在那里等上三五分钟，提网时绝对有收获，常捉到泥鳅、白条、鲫鱼、河虾等。

那时农村外出打工的甚少，都是在家干农活儿，大家都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大人们一年里有大半日子都在干农活儿，每天不管起来的多早，都有比你更早的人。

春天的忙还是比较悠闲的忙。早上吃罢早饭，收拾停当，再扛着锄头不慌不忙去干活儿。春天的农活儿主要是除草，特别是一种叫猪殃殃的草尤其多。这种草依附在麦子上，用手除比较费时费力，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穿着长裤顺着麦垄趟，走半趟脚脖子上就能有一捆猪殃殃；把草拾起来装进编织袋子里接着趟，不大一会儿又是一捆。

我最喜欢的是农村的秋季，至今未曾改变。我喜欢丰收的原因是多种的：暖暖的阳光，金黄金黄的豆子、玉米、谷子，河岸小洞里藏的肥螃蟹，坑塘里准备捕捞的鲫鱼，胖涛家满院子准备做粉条的红薯，还有那宁静的傍晚……一切的一切都在我心深处。

再后来，爷爷奶奶搬进了楼房，两室一厅，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灶台没有了，换成了节约煤炉——煤炉用铁皮包得方方正正，上面有一个注水口，把水灌进去用火加热，把水龙头拧开就可以直接用了。旁边还有一个保温箱，可以放饭盒，蒸米饭或者保温饭菜很是方便。

我上班了、谈恋爱了、结婚了，爷爷奶奶是最高兴的。因为我们小两口离他们很近，有事没事总过去。我经常和爷爷在客厅说说工作上的事，媳妇和奶奶在卧室说说知心话。有一次，我和媳妇拌了几句嘴，就自己去了爷爷奶奶家。奶奶仿佛明白了什么。我临走时，奶奶变魔术般从保温箱里拿出一个饭盒，里面是奶奶最拿手的红烧肉。她说：“这红烧肉要一直热着才好吃，凉了就没法吃了。两口子有啥话要说出来，不能在心里留疙瘩。”回去后，我们两口子吃着红烧肉，说了很长时间的话。

虽然爷爷奶奶已经离开我二十多年了，但是灶台里的火苗一直是我心底最温暖的光。

诗风词韵

在希望的田野上

■朱秋平

春风拂面而来
吹醒了这片富饶的土地

看，那一眼望不到边的麦田
看，那一片灿烂的油菜花地
在金色的阳光下，随风舞动

看，那一棵棵梨桃果树
看，那一株株草莓蔬菜
在肥沃的泥土中，孕育果实

那是
我那勤劳的乡亲
种下的希望

美丽乡村（组诗）

■特约撰稿人 朱红蕾

与桃园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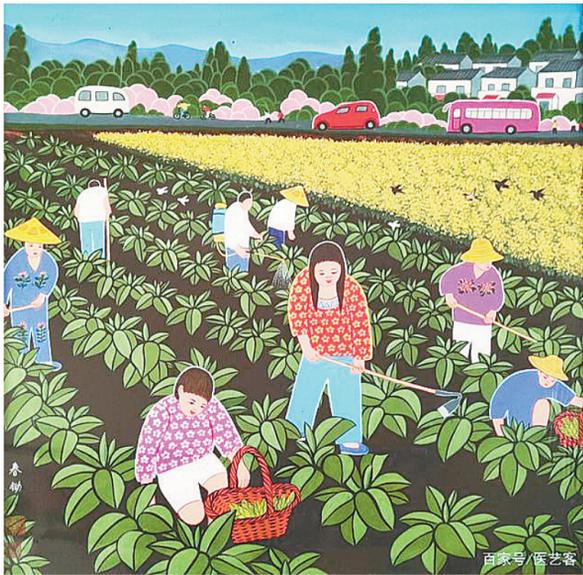
年年来看桃花
看桃花在枝头鼓起花苞
一点点剥离冬天的陈述
偶尔有些年，会有桃花雪飘过
但甜蜜的果实，终将在枝头闪耀

我又走过这片桃园
有位妇人在园地里除草
这是她的桃园
是桃园给她带来了幸福的生活
她的笑容，在时间的河床里流淌

树木知晓尘世里的幸福
有时候，我们所知道的
甚至抵不过一棵树
在岁月的低处，我愿如草木
从来从不拒绝成长，永远满怀希望

传统文化村落

每个村庄的名字都有出处



舞阳农民画 在希望的田野上 佚名作（请作者与本版编辑联系）

人间世相

二牛的春天

■特约撰稿人 邢得安

春打六九头。

刚过农历大年初四，本来想着临走前再和二牛、狗剩小聚一番，不承想二牛说有事脱不开身，建议次日去他的果园再聚，还说他那里环境好，把酒言欢别有一番情趣。

上学时，我们三个是死党，离校后又在一起厮混了几年。虽然如今各一方，但我们情谊依旧，对彼此间的情况了然于胸。在两者的眼里，二牛依然是那个爱偷懒、怕出力又总被我们照顾的对象。

翌日，我们如约来到了他的果园。他直接把我们领进了梨园。正疑惑间，只见他变戏法似的从口袋里掏出两把剪刀，不由分说塞到我们手里，并堂而皇之地说：“哥几个都是农民出身，可不能忘本，今天再温习温习功课。”

“啥情况？你小子也太不地道了吧？说好的喝酒，你塞给我们剪刀干什么？”虽然嘴里声讨着二牛“无耻”，但狗剩和我仍手拿剪刀开始修剪果树。

这块地大约有120亩左右，栽种的全部是梨树，每两棵树之间都有两个树坑。二牛当初种梨树时，我是知道的。那时候我和狗剩都还在果树期之后，客户纷纷反映说这种梨的口味不佳，且不耐储藏，因此销路不畅。二牛果断采取措施，全部换成了新品种。既然是已经更新过的品种，他咋又突然间刨掉了这么多梨树呢？我向二牛提出了疑问。

“当时更新品种的时候我仍是懒省事，又犯了同样的错误，沿用了小冠密植形栽植方法，忽视了通

风透光的因素。虽然提高了产量，却降低了果品的质量……”二牛说。

“依我看，你就是拉肚子贴膏药——胡摆治！俗话说：兵多枪多。没有百亩打不来百石。你把树都刨完了还结个啥果呀！”二牛话还没说完，狗剩就嘟囔了起来。我制止了狗剩，让二牛继续说下去。

“兵多枪多是不错，但兵多是精兵，枪也得是好枪。”二牛说。“通风透光不好，不但果实着色不好，而且会影响糖分的积累和果品的卖相。现在人们的消费观念也不一样了，宁愿多花点钱买好的、大的，也不愿便宜买看不上眼的‘大堆货’。看着自己辛辛苦苦摘下来的果实无人问津，心里着实不是滋味儿。”

“所以，你就采取了这种釜底抽薪的‘疏林’措施？”我接着问。“没办法，势在必行啊！市场规律就在那里摆着，优胜劣汰。想致富就得顺应市场规律，更不能像以前那样偷懒望天收呀！”

就在二牛要继续说下去的时候，却被狗剩给打断了。只见他像看外星人似的从上到下把二牛看了个遍后说：“我说二牛哇，怪不得人家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记得当年上学的时候你考试回不及格，现在咋有这么高的理论水平？还市场规律、优胜劣汰——我看你不该叫二牛，得改叫‘真牛’啊！”说笑间，他朝二牛伸出了大拇指。

梨园里春风荡漾、笑声四溢，这是二牛的春天，也是农民的春天啊！

流金岁月

乡下手艺人

■特约撰稿人 李季

在野草遍地的陌上，在绿树掩映的村庄，怎么能少了他们的身影？

这些乡下手艺人也是农人，平时一样要下地干活儿，面朝黄土背朝天，饱尝稼穡之苦。如果仔细看，会发现他们和普通农人有着些许差别。因为经常在外做工，他们的衣着比较体面、外表比较干净；会学一门手艺，自然心灵手巧，加之他们接触人多，所以比较有头脑、有见识；他们因有手艺而受人敬重，又凭手艺多了一些收入，家境普遍要好。在漫长的岁月中，在广袤的大地上，他们是农人中的佼佼者。

木匠

冬季农闲，适宜婚嫁。木匠刚放下镰刀、铁锹就要拿起锯和斧子。嫁女之前必先准备嫁妆。在过去，家具是嫁妆中最大的一项，大衣柜、高低柜、三角柜、木箱、写字桌、饭桌、椅子、脸盆架等。女方在婚期前三个月就要请木匠打家具。木匠大多带一个徒弟来打下手，午饭、晚饭一般在自家吃，晚饭有酒。家远的还要住在主家。木材是提前备好的。木匠拿出墨斗、拐尺、铅笔、细线、画线，下料、组装，雕花、上漆，然后就成了。不用一根钉子，结实耐用。下料是否精确是衡量一个木匠优不优秀的标准。好木匠不会下错一根料、不会浪费一根料。学木匠能否出师，就看是否会下料。但真正为木匠赢得口碑的是雕花——家具上栩栩如生的喜鹊、迎风怒放的牡丹。如果能让人夸一句“跟真的样”，而这木匠就会有接不完的活儿，去谁家打家具都会被高接远送。

堂叔就是个好木匠，他的大拇指能后弯成直角，天生是吃手艺饭的料。土地包产到户后，他总是在外给人打家具，再没下过地。后来，家具店遍布城镇，样式新颖且价格实惠，老式笨重的家具就过时了，也被人们从嫁妆里淘汰了。堂叔很快闲了下来，重拾农活儿又不甘心，他就去家具店打工，收入依然不错。

厨师

农村最大的两件事是红事和白

那盘小晃磨

■邢纪山

打我记事起，我家的院子里就常年支着一盘小晃磨。

冬春时节，每隔一段时间，母亲就会把泡过的黄豆用小晃磨磨成渣浆，掺上晒干的野菜渣做成嫩豆或烧成沫糊。夏秋季节，早起泡上一小把豌豆，临近中午时在小晃磨上磨成粉浆，做成粉浆面条儿，配上藿香、小茴香，说口齿留香毫不为过。在那糠菜半年粮的年月，这也算是农家不常吃的“改样儿饭”。

但不管是馍糠豆、烧沫糊还是磨粉浆，豆粒都不能磨完，要留下几颗，团回个儿放入锅里，意即常磨常有、常吃常有。

这盘小晃磨看起来已有些年月，磨身有几处破损。听母亲说，当年我太爷爷与近族分家时，没有把这盘小晃磨的归属说清楚。后来，我家出了钱，这盘磨才归了我家。

小晃磨是相对于大石磨而言的，材质都是质地坚硬的红色沙石，只是尺寸大小、磨扇儿厚薄不一样。我家的小晃磨小巧玲珑，便于挪动。幼时，左右邻舍经常来我家借用小晃磨，并在村里传来传去。

小晃磨和石磨一样，也分上下扇儿，或叫阴扇儿、阳扇儿。下扇儿稍厚重些，上面凿有磨齿儿，正中间嵌有寸高的圆木楔，称为磨脐儿。上扇儿稍薄，凿有磨齿儿，用来下豆和水；下面也凿有磨齿儿，正中有一凹窝，与下扇儿凸出的磨脐儿相咬合。一旁凿一或圆或方的凹窝，用于安装7字形的磨拐。磨齿与磨拐为顺时针模样，需要磨浆时把Y字形树杈放在盆沿上支住晃磨，人一手握磨拐，呈逆时针方向转动上扇儿，一手往磨眼里添豆加水。随着磨一圈一圈地转

编者絮语

如今的漯河乡村正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市的许多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也在用心记录着这些变化、表达着内心情感。

本期，编者原本是想从众多来稿中选出的一组书写新时代新农村的稿件，但在组稿过程中发现一些稿件要么缺乏文学性，要么只是泛泛地记录过去的乡村人物，要么只是在拼凑故事，并没有直观地反映

事。红事和白事最忙的人是厨师。主家事先来请，厨师问清多少桌后，写下需要的食材让主家派人采买、准备。办事这天，主家派人来挑走两箩筐碗、盘，厨师夹着两把用惯的刀跟在后面；到主家后，客套两句就进了厨房。副手只需要一个烧火的、一个洗菜的。过去开流水席，每桌十碗八碟的规格，几十桌下来，厨师不慌不忙，先上哪道菜、后上哪道菜都有规矩。

除红白事外，出嫁的闺女在第三天回门时娘家要备酒席招待新女婿。招待的规格比较高——要邀一桌人作陪，还要请厨师备酒席。新婚第二年正月，娘家兄弟、堂兄弟、表兄弟都要上门拜年，主家也要请厨师备酒席。24个菜或36个菜，视家境而定，这个比流水席更能考验厨师的水平。

篾匠

篾匠的基本功是劈篾子。一根竹子对剖，分片，再分成篾子，长则如整根竹子长，细则如发丝。竹制品的种类非常多，大的如竹床、橱柜、桌、椅等，小的如鸟笼、蝈蝈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小时候元宵节提的灯笼也大都是用竹子编的。

堂弟的姥爷每年农历正月初十左右都会来给我们编灯笼。他先去竹园砍竹子，去掉竹枝、竹梢，一副两半，然后坐在小凳子上，腿上搭块儿破粗布，把竹片放在布上分篾子。篾子分好后先扎框架，再糊上彩纸，灯笼就成了。狮子灯上的狮子斜歪着脑袋，吐着舌头，威风凛凛又俏皮可爱，下面还装着四个车轮，可以拉着走；花篮灯上围着一圈纸花，五颜六色，小巧玲珑。

我舅舅是个优秀的篾匠。他擅长长编藤椅，来买藤椅的很多，要提前预订。小时候去舅舅家，坐车要坐半天，只记得每晚我们都睡了，他还在灯下编藤椅。他的手指关节粗大，手掌、手背和手指间布满厚厚的老茧，伤疤擦着伤疤，让人不忍直视。

乡下的手艺人还有很多，如裁缝、铁匠、瓦匠等，涉及人们的衣食住行，曾是乡村生活不可或缺的人。随着生活方式的转变，很多手艺即将或已经被淘汰，但它们和那些手艺人永远活在我们的记忆里。

动，浓稠的白色浆液就从磨缝流到了下面的盆里。

听老辈人说，我们这一带用的小晃磨多是襄县首山脚下一个叫山头店的地方出产的。那里的石头为红色沙石，坚韧、细腻，凿制成的石磨、石碾、石碾、石臼不易出现掉块儿和裂痕，经久耐用，很受人们欢迎。

“小晃磨，呜呜转，大人小孩儿不闹饭；小晃磨，吐噜噜，不喝粉浆喝沫糊。”正是有了小晃磨，才使少油寡盐的农家饭多了些许滋味、多了些改样儿，才让祖祖辈辈的先人熬过了一个又一个灾荒年。

时过境迁，小晃磨和其他农耕时代的老物件一样，退出了人们的生活、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或散落在农家庭院的一隅，或陈列在民俗博物馆里，成为农耕文明的一个印记。这是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有时，偶尔见到小晃磨，我就会想起过去的光景，就会想起父辈生活的艰辛与不易，自然也感叹今天的好时光，庆幸自己生在衣食无忧的好时代。



舞阳农民画 生活滋味 佚名作

乡村的种种变化，没有用心用情用功讲好乡村故事。所以只选取了一组书写农村题材的文章。今后，我们还会择机推出关注以乡村振兴为主题的专版，欢迎关注，欢迎投稿。

希望更多的作家和文学爱好者将创作的目光投向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大潮，或聚焦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或聚焦乡村生活的今昔对比与时代变迁，创作出更多为时代和人民放歌的精品。